詩書古訓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詩書古訓

(二)

阮元錄

詩書古訓卷二下

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後漢書陰皇后紀。迺詔大司空曰。吾微賤之時。娶于陰氏。因將兵征伐。遂各別離。幸得安全。俱脫虎口。呂貴人有母儀之美。宜立爲后。而固辭弗敢當。列于媵妾。朕嘉其義讓。許封諸弟。未及賞土。而遭患逢禍。母子同命。愍傷于懷。小雅曰。將恐將懼。惟予惟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風人之戒。可不慎乎。

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韓詩外傳卷七。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友曰。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昔者齊有狡兔。盡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瞻見指注。雖良狗猶不及狡兔之塵。若攝纓而縱紲之。瞻見指注。與詩曰。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

中論修本。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故詩曰。習習谷風。惟山崔嵬。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時謬者。況人事之應報乎。

蓼莪、孝子不得終養爾。

孔叢子記義。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

鮮之罄矣。維罍之恥。

春秋左氏昭二十四年傳。子大叔對曰。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鮮之罄矣。維罍之恥。王室之不甯。晉之恥也。

後漢書陳忠傳。忠上疏曰。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己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

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大戴禮記用兵。子曰。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與民皆生。聖人利用而彌之。亂人興之喪厥身。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校德不塞。嗣武孫武子。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韓詩外傳卷七。夫爲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其子。撫循飲食。以全其身。及其有識也。必嚴居正言。以先導之。及其束髮也。授明師以成其技。十九見志。請賓冠之。足以死其意。血脈澄靜。娉內以定之。信承親授。無有所疑。冠子不言。髮子不答。聽其微諫。無令憂之。此爲人父之道也。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後漢書梁竦傳。制詔三公。大鴻臚曰。夫孝莫大于尊尊親親。其義一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朕不敢與事。覽于前世。太宗、中宗。實有

舊典。追命外祖。曰篤親親。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孟子萬章下。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置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荀子宥坐篇。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潸焉出涕。豈不哀哉。

鹽鐵論刑德。文學曰。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從。法約而易行。

韓詩外傳卷三。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睠焉顧之。潸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

說苑至公。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讐。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呂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之謂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韓詩外傳卷七。陳饒曰。三斗之稷。不足於士。而君厭騶有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梨栗。後宮婦人。以相提擲。士曾不得一。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穀。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爲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猶譬鉛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面有慙色。逡巡避席曰。是燕之過也。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鞙鞙佩璲。

後漢書輿服志。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雙貴賤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雙所以執事禮之共也。故禮有其度。威儀之制。三代同之。五伯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雙非兵旗。于是解去雙佩。留其係璲。以爲章表。故詩曰。鞙鞙佩璲。此之謂也。

東有啓明。

大戴禮記四代。公曰。大節無廢。小眇其後乎。子曰。否。不可後也。詩云。東有開明。於時鷄三號。以與庶虞。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韓詩外傳卷四。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弓良矢調。不足射遠中微。與無兵等爾。有民不足強甲嚴敵。與無民等爾。故磐石千里。不爲有地。愚民百萬。不爲有民。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夫以一人而兼聽天下。其曰有餘而下治。是使人爲之也。夫擅使人之廉

而求。不能制衆天下。卽在位者。非其人也。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有位。無其事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

春秋左氏文十三年傳。文子賦四月。註。四月。詩小雅。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爲還晉。

孔叢子記義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

先祖匪人。胡甯忍予。

中論譴交。古者行役。過時不反。猶作詩刺怨。故四月之篇。稱先祖匪人。胡甯忍予。又況無君命而自爲之者乎。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

說苑政理。孔子曰。夫荊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詩不云乎。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

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韓詩外傳卷七。傳曰。善爲政者。循情性之宜。順陰陽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際。如是則天氣奉

養而生物豐美矣不知爲政者使情厭性使陰乘陽使末逆本使人詭天氣鞠而不信鬱而不宣如是則災害生怪異起羣生皆傷而年穀不熟是以其動傷德其靜亡救故緩者事之急者弗知日反理而欲以爲治詩曰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列女霍夫人顯傳顯乃謂女監淳于衍曰婦人殉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殉身可因投藥去之使我女得爲后富貴共之衍承其言擣附子碎太醫大丸中持入遂藥弒許后詩云廢爲殘賊莫知其尤言汰於惡不知其爲過霍夫人顯之謂也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孟子萬章上咸丘蒙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呂氏春秋愼人舜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爲天子同其未遇時也以其徒屬堀地財取水利編蒲葦結罘網手足胼胝不居然後免於凍餒之患其遇時也登爲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

新書匈奴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者於天下苟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

雖蠻夷戎狄。孰非天子之所作也。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匪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

漢書王莽傳。莽又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蓋吕天下養焉。周禮。膳羞百有二十品。今諸侯各食其同國。則辟任附城食其邑。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多少之差。咸有條品。歲豐穰則充其禮。有災害則有所損。與百姓同憂喜也。

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春秋左氏襄十三年傳。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

孔叢子廣訓。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

鹽鐵論地廣。緣邊之民。處寒苦之地。距强胡之難。烽燧一動。有沒身之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臥者。以邊郡爲蔽扞也。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四國。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伯瑕對曰。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

荀子大略篇。取友善人。不可不愼。是德之基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

韓詩外傳卷七。簡主曰。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大車。惟塵冥冥。自詒伊戚。

春秋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自詒伊戚。其子臧之謂矣。

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禮記表記。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尙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韓詩外傳卷四。詔用干戚。非至樂也。舜兼二女。非達禮也。封黃帝之子十九人。非法義也。往田號泣。未盡命也。以人觀之。則是也。以法量之。則未也。禮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詩曰。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中論法象。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漢書淮陽憲王欽傳。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曰。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

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禮記緇衣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春秋左氏襄七年傳公族穆子辭曰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參和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

荀子勸學篇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于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

春秋繁露祭義故聖人於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福也其見於詩曰嗟爾君子毋恆安息靜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正直者得福也不正者不得福此其法也以詩爲天下法矣何謂不法哉其辭直而重有再歎之欲人省其意也

韓詩外傳卷四齊桓公伐山戎其道過燕燕君送之出境桓公曰畏而失禮也寡人不可使燕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之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卷七昔者衞大夫史魚謂其子曰我數言遽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可謂直矣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卷八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三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夫射之

道。在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杖。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爲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矣。詩曰。好是正直。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詩曰。好是正直。

漢書董仲舒傳。制曰。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虖。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列女蓋將之妻傳。其妻曰。今子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棄忠臣之公道。營妻子之私愛。偸生苟活。妾等恥之。況於子乎。吾不能與子蒙恥而生焉。遂自殺。君子謂蓋將之妻潔而好義。詩詩曰。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此之謂也。

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禮記坊記。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荀子修身篇。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慢。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

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甯。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禮論篇。故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厲驁。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廷也。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其中焉。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四。如是則近者歌謳之。遠者赴趨之。幽間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若赤子之歸慈母者。何也。仁刑義立。教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對曰。夫堂上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詩曰。威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謂也。

式禮莫愆。

韓詩外傳卷七。孔子曰。夫士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鼈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賞世不絕。故曰。能爲下者。其惟士乎。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詩曰。式禮莫愆。

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儀禮少牢饋食禮。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予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

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

韓詩外傳卷三。傳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則背死亡生者衆。小雅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春秋左氏成二年傳。賓媚人對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

韓詩外傳卷四。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

或耘或耔。黍稷薿薿。

漢書食貨志。后稷始甽田。畎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畎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芓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孟子滕文公上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呂氏春秋務本詩云有晻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

韓詩外傳卷八夫賢君之治也溫良而和寬容而愛刑清而省喜賞而惡罰移風崇教生而不殺布惠施恩仁不偏與不奪民力役不踰時百姓得耕家有收聚民無凍餒食無腐敗士不造無用雕文不粥於肆斧斤以時入山林國無佚士皆用於世黎庶歡樂衍盈方外遠人歸義重譯執贄故得風雨不烈小雅曰有弇淒淒興雲祁祁以是知太平無飄風暴雨明矣

鹽鐵論授時古者政有德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時故循行聲聞於外爲善於下福德於天周公載紀而天下太平國無夭傷歲無荒年當此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以夜無丘陵高下皆熟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

漢書食貨志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渰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蕭望之傳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

後漢書左雄傳上疏陳曰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禮記坊記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

韓詩外傳卷四故駟馬之家不時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家卿不修幣施大夫不爲場圃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鹽鐵論錯幣古之仕者不穡田者不漁抱關擊柝皆有常秩不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思知同功不相傾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言不盡物也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韓詩外傳卷三人事倫則順于鬼神順于鬼神則降福孔偕詩曰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穋稺有堯

白虎通爵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曰穋稺有堯世子始行也

裳裳者華、古之仕者世祿

孔叢子記義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荀子不苟篇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言己之光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懾怯也剛彊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以義變

應。知當曲直故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能以屈信變應故也。

韓詩外傳卷七。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于前。汨汨焉若將失之。可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說苑修文。是故士服黼。大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德彌盛者文彌縟。中彌理者文彌章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鞮鞻屬戒。立于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菅苴。絰杖。立于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嬰胄。立于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爲左亦宜。爲右亦宜。爲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

列女衞姑定姜傳。鄭皇耳率師侵衞。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曰。兆如山林。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定姜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衞人追之。獲皇耳於犬丘。君子謂定姜達於事情。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此之謂也。

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春秋左氏襄三年傳。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公孫段賦桑扈。註。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祜。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

新書禮。故禮者自行之義。養民之道也。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胥者、相也。祜、大福也。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與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

兕觥其觩。旨酒斯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春秋左氏成十四年傳。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有頒者弁。

後漢書輿服志。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頒。所以安物。故詩曰。有頒者弁。此之謂也。

死喪無日。無幾相見。

韓詩外傳卷四。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小雅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危

其所愛之謂也。

車舝、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

春秋左氏昭二十五年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舝。註。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爲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

辰彼碩女。令德來教。

列女楊夫人傳。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君子謂敞夫人可謂知事之機者矣。詩云。辰彼碩女。令德來教。此之謂也。

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春秋左氏昭二十六年傳。晏子對曰。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

後漢書孝章帝紀。詔鳳皇黃龍所見亭部。無出二年租賦。加賜男子爵人二級。先見者。帛二十匹。近者三匹。太守三十匹。令長十五匹。丞尉半之。詩云。雖亡德與汝。式歌且舞。它如賜爵故事。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禮記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

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晏子春秋問下。晏子對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故諸侯並立。善而不怠者爲長。列士並學。終善者爲師。

淮南子說山訓。撰良馬者。非以逐狐狸。將以射麋鹿。砥利劍者。非以斬縞衣。將以斷兕犀。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其人。

韓詩外傳卷七。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且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矣。

列女齊相御妻傳。君子謂命婦知善。故賢人之所以成者。其道博矣。非特師傅朋友。相與切磋也。妃匹亦居多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當常嚮爲其善也。

中論治學。故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窴窞焉。久而愈足。故所由來。則杳然其遠。以其難而懈之。誤且非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

潛夫論讚學。是故聖人以其心來就經典。往合聖心。故修經之賢。德近於聖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史記孔子世家。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

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

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戎子駒支對曰。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註。青蠅。詩小雅。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言。宣子辭焉。使卽事於會。成愷悌也。

史記東方朔列傳。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

漢書戾太子傳。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昌邑哀王髆傳。後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呂屋版瓦覆發視之。青蠅矢也。呂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營營青蠅。止於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

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新語輔政。夫據千乘之國。而信讒佞之計。未有不亡者也。故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衆邪合黨。以回人君。邦危民亡。不亦宜乎。

漢書東方朔傳。是呂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及蜚廉、惡來、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呂進其身。陰奉珊瑚玦刻鏤之好。呂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呂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阤。國家爲虛。放戮聖賢。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孔光傳。呂過近臣毀短

光者復免傅嘉曰前爲侍中毀譖仁賢誣憩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嘉傾覆巧僞挾姦吕罔上崇黨吕蔽朝傷善吕肆意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免嘉爲庶人歸故郡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

說苑修文射者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然後射者能以中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此之謂也

漢書吾丘壽王傳壽王對曰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

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禮記射義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註發猶射也的謂所射之識也言射的必欲中之者以求不飲女爵也辭養讓見養也爾或爲有

側弁之俄屢舞僊僊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

晏子春秋穆上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云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僊僊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之罪也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

采菽、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孔叢子記義。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元衰及黼。

春秋左氏昭十七年傳。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註。采菽。詩小雅。取其君子來朝。何錫與之。以穆公喻君子。

國語晉語第十。秦伯賦采叔。註。采叔三章。屬小雅。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其首章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

白虎通考黜。車馬、衣服、樂、三等者。賜與其物。禮、天子賜諸侯民服車路。先設路下四惡之。又曰。諸公奉選服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詩曰。君子來朝。何錫與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又何與之。元衰及黼。

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乃遣使手詔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吕增歎息。

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晏子春秋諫上。晏子對曰。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于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

親也。歲凶年饑。道途死者相望也。君不此憂恥。而惟圖耳目之樂。不修先君之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伎。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且詩曰。載驟載駟。君子所誡。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爲非制也。不滋甚乎。

彼交匪紓。天子所予。

荀子勸學篇。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彼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

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春秋左氏襄十一年傳。魏絳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

荀子儒效篇。故明主譎德而序位。所以爲不亂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爲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辨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

爾雅釋水。汎汎楊舟。紼纚維之。紼、糾也。纚、綏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泭。

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春秋左氏襄二十一年傳。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正義。此小雅采菽之篇。按彼詩云。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與此不同者。蓋師讀有異。

韓詩外傳卷四。子爲親隱。義不得正。君誅不義。仁不得愛。雖違仁害法。義在其中矣。詩曰。游哉優哉。亦是戾矣。　卷八。夫子告門人。參來。女不聞昔者舜爲人子乎。小箠則待笞。大杖則逃。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詩曰。優哉柔哉。亦是戾矣。

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春秋左氏襄八年傳。武子賦角弓。註。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相遠矣。　昭二年傳。韓子賦角弓。註。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言兄弟之國宜相親。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

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春秋左氏昭六年傳。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境。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

白虎通三教。教者何謂也。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民有質朴。不教不成。詩云。爾之教矣。欲民斯效。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禮記坊記。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禮記坊記。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註。亙。善也。言無善之人。善遘相怨。貪爵祿。好得無讓。以至亡已。

春秋左氏宣二年傳。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

荀子儒效篇。鄙夫反是。比周而譽俞少。鄙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俞危。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四。管仲曰。王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卽安。輔之卽強。非之卽危。倍之卽亡。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也。　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弓。善爲上者。不忘其下。誠愛而利之。四海之內。闔若一家。不愛而利。子或殺父而況天下乎。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詩曰。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言能知于人而不能自知也。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毋教猱升木。

列女齊女傳母傳。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驕而好兵。莊公弗禁。後州吁果殺桓公。詩曰。毋教猱升木。此之謂也。

雨雪瀌瀌。見睍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荀子非相篇。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肖事長。賤而不肖事貴。不肖而不肖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人有三必窮。爲上則不能愛下。爲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鄉則不若。偕則讒之。是人之二必窮也。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縣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人有此三數行者。以爲上則必危。爲下則必滅。詩曰。雨雪瀌瀌。宴然聿消。莫肯下遂。式居婁驕。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四。上法舜、禹之制。下則仲尼之義。以務息十子之說。如是者仁人之事畢矣。天下之害除矣。聖人之迹著矣。詩曰。雨雪瀌瀌。見睍聿消。卷七。孔子曰。大人出。小人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詩曰。雨雪瀌瀌。見睍曰消。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

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瀌瀌。見晛聿消。與易同義。

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韓詩外傳卷四。小人大心卽慢而暴。小心卽淫而傾。知卽攘盜而漸。愚則毒賊而亂。喜則輕易而快。憂則挫而懾。達則驕而偏。窮則棄而累。其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出則爲宗族患。入則爲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上帝甚蹈。無自瘵焉。

韓詩外傳卷四。孫子因爲賦曰。璇玉瑤珠不知佩。雜布與錦不知異。閭娵子都莫之媒。嫫母力父是之喜。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帝甚愔。無自瘵焉。

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禮記緇衣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註。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詩人見而說焉。章。文章也。忠信爲周。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

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彼君子女綢直如髮。

列女齊孝孟姬傳。公遊於琅邪。華孟姬後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使傅母應使者曰。妾聞妃后踰閾。必乘安車輜軿。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佩。內飾則結紐綢繆。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壹意。自斂制也。君子謂孟姬好禮。詩曰。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此之謂也。

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後漢書劉瑜傳。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幷。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春秋左氏襄十九年傳。范宣子爲政。賦黍苗。註。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諸侯。如陰雨之長黍苗也。喻晉君憂勞魯國。猶召伯。武子與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

國語晉語第十。子餘使公子賦黍苗。註。黍苗亦小雅。道邵伯述職。勞來諸侯也。其詩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邵伯勞之。子餘曰。重耳之卬君也。若黍苗之卬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

史記晉世家。趙衰歌黍苗詩。集解。韋昭曰。詩云。芃芃黍苗。陰雨膏之。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荀子富國篇。夫故其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爲之勞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也。誠美其厚也。故爲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也。誠美其德也。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它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此之謂也。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註。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列列征師。召伯成之。比趙孟於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

說苑建本。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

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子產賦隰桑。註。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

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韓詩外傳卷四。夫習之於人。微而著。深而固。是暢於筋骨。貞於膠漆。是以君子務爲學也。詩曰。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列女周宣姜后傳。又曰。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夫婦人以色親。以德固。姜氏之德行。可謂孔膠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臧之。何日忘之。

孝經事君章。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禮記表記。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韓詩外傳卷四。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人同材鈞。而貴賤相萬者。盡性致志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新序雜事。子張曰。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韓詩外傳卷四。知刑之本。不怒而威。不言而信。誠德之主。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顏淵蹙然變色曰。夫形、體也。色、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僞詐不可長。空虛不可守。朽木不可雕。情亡不可久。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言有中者必見外也。卷七。子曰。鄉者丘鼓瑟。有鼠出遊。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浮其音。參以丘爲貪狼邪僻。不亦宜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史記東方朔列傳。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

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韓詩外傳卷四。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乎善言。心不能知先王之法。動作而不知所務。止立而不知所定。日選於物而不知所貴。不知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藏爲政。心從而壞。遂不反。是以動而形危。靜則名辱。詩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

荀子大略篇。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

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

春秋繁露仁義法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祉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衆孔子謂冉子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

緡蠻黃鳥止于丘隅

禮記大學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韓詩外傳卷四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唯唯旦也喻明日與師而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故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救人之急也詩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瓠葉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註瓠葉詩小雅義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兔首猶與賓客享之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

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漢書天文志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

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潛夫論交際。今世俗之交也。未相昭察。而求深固。探懷扼腕。附心祝詛。苟欲相護論議而已。分背之日。既得之後。則相棄忘。或受人恩德。先以濟度。不能拔舉。則因毀之。爲生瑕釁。明言我不遺力。無奈自不可爾。詩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先合而後忤。有初而無終。不若本無生。意彊自誓也。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

詩書古訓卷三上

大雅

禮記樂記。師乙曰。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太史公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春秋左氏襄四年傳。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

國語魯語下。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

史記孔子世家。文王爲大雅始。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孟子滕文公上。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

禮記大學。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呂氏春秋古樂。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

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

淮南子繆稱訓。文王聞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爲日不足也。其憂尋推之也。故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韓詩外傳卷五。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里之國安。用大儒。則千里之地。久而三年。天下諸侯爲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之白。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可謂白矣。謂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春秋左氏襄三十年傳。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愼乎。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

墨子明鬼下。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

陳錫哉周。

春秋左氏宣十五年傳。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　昭十年傳。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

國語周語上。芮良夫曰。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

文王孫子。本支百世。

春秋左氏莊六年傳。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

漢書王子侯表。於是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自是支庶畢侯矣。詩云。文王孫子。本支百世。信矣哉。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列女梁夫人嬰傳。君子謂梁夫人以哀辭發家。開悟時主。榮父之魂。遺母萬里。爲家門開三族之拜。使天子成母子之禮。詩云。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此之謂也。

漢書王褒傳。褒對曰。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冽風。龍興而致雲。蟋蟀蓎秋唫。蜉蝣出吕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

後漢書徐穉傳。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爲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

王國克生。維周之楨。

漢書東方朔傳．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春秋左氏成二年傳．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天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

荀子君道篇．故人主無便嬖左右足信者．謂之闇．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晻．謂之危．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新書君道．曰．昔者文王常擁此．故愛思文王．猶敬其楷．況其法教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輔翼賢正．則身必已安也．

鹽鐵論相刺．且夫帝王之道．多墮壞而不修．詩云．濟濟多士．意者誠任用其計．非苟陳虛言而已．

韓詩外傳卷八．故三公典其職．憂其分．舉其辯．明其隱．此三公之任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卷十．桓公曰．寡人賴宗廟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遇叟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薦之於廟．而斷政焉．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者．非獨管仲也．亦遇之於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鮑叔薦管仲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柔愛．臣弗如也．忠信可結於百姓．臣弗如也．制禮約法於四方．臣弗如也．決獄折中．臣弗如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士卒勇．臣弗如也．詩曰．濟濟多士．

文王以甯。里鳧須造見曰。臣能安晉國。於是文公大悅。從其計。使驂乘於國中。百姓見之。皆曰。夫里鳧須且不誅而驂乘。吾何懼也。是以晉國大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

新序雜事。善相人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莊王曰。善。於是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卿相。遂成霸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此之謂也。

說苑君道。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幷強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此之謂也。修文。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代之。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此之謂也。

列女魯季敬姜傳。彼二聖一賢者。皆霸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與遊者。皆過己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遊者。皆爲服役。子之不益。亦以明矣。文伯乃謝罪。於是乃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遊處者。皆黃耆倪齒也。文伯引衽掖捲而親饋之。敬姜曰。子成人矣。君子謂敬姜備於教化。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此之謂也。

漢書賈山傳。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甯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與得士而敬之。則士用。梅福傳。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甯。

李尋傳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禮記緇衣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愼於行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大學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

孟子離婁上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春秋繁露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且天之生民非爲王也而天立王以爲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詩云殷士膚敏祼將于京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言天之無常予無常奪也

漢書劉向傳向上疏諫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愼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王莽傳莽乃策命孺子曰咨爾嬰昔皇天右乃太祖歷世十二享國二百一十載厥數在于予躬詩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封爾爲定安公永爲新室賓

厥作祼將。常服黼冔。

獨斷冕冠。殷曰冔。殷黑而微白。前大後小。詩曰。常服黼冔。

白虎通三正。詩曰。厥作祼將。常服黼冔。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孝經開宗明義章。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春秋左氏文二年傳。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忘。其可敵乎。　昭二十三年傳。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衞城無益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於武、文。土不過同。愼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漢書匡衡傳。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孟子公孫丑上。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離婁上。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春秋左氏桓六年傳。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　昭二十

八年傳仲尼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

漢書東平思王宇傳今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和流言紛紛謗自內興朕甚憫焉爲王懼之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述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禮記大學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鑒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漢書翼奉傳臣聞三代之祖積德吕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吕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吕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禮記中庸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韓詩外傳卷五輪扁曰夫以規爲圓矩爲方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爲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以爲所傳眞糟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改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

漢紀卷六荀悦曰凡三光精氣變異此皆陰陽之精也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由影之象形響之應聲是以明王見之而悟勅身正己省其咎謝其過則禍除而福生自然之

應也。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詳難得而聞矣。豈不然乎。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禮記緇衣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春秋左氏襄十三年傳。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昭六年傳。叔向使詒子產書曰。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註。大明。詩大雅。首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故能赫赫盛於上。令尹意在首章。故特稱首章。以自光大。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

荀子正論篇。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己。傳曰。惡之者衆則危。詩曰。明明在下。故先王明之。豈特元之耳哉。解蔽篇。君人者。宜、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邇而小人遠矣。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

天難忱斯。不易維王。

韓詩外傳卷十。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

曰大命既至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永主天命畏之無疆厥躬無敢甯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視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授於帝位以治爲憂未以位爲樂也詩曰天難忱斯不易惟王

漢書貢禹傳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

後漢書胡廣傳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當令繇于日月固于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愼與

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韓詩外傳卷五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及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爲匹夫不可得也詩曰天位殷適使不俠四方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禮記表記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春秋左氏昭二十六年傳晏子曰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

呂氏春秋行論。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紂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天下聞之。以文王爲畏上而哀下也。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淮南子主術訓。堯、舜、禹、湯、文、武。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當此之時。鼛鼓而食。奏雍而徹。已飯而祭。竈行不用巫祝。鬼神弗敢祟。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愼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謂歟。

春秋繁露郊祭。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神者。春秋譏之。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其法也。故未見秦國致大福如周國也。詩云。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傳曰。周國子多賢。審殖至于駢厚。男者四。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也。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復對曰。故盡小者大。愼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

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列女周室三母傳。太姒者。武王之母。禹後有莘姒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爲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太姒號曰文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內。君子謂太姒仁明而有德。詩曰。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白虎通嫁娶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綏者何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心也夫親迎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泆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昏禮經曰親皆沒己躬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　王者之娶必先選于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詩云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明王者必娶大國也

命此文王于周于京

白虎通號何以知卽政立號也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春秋傳曰王者受命而王必擇天下之美號以自號也　三軍詩曰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言文王誅伐故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明天著忠臣孝子之義也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春秋左氏襄二十四年傳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

國語晉語第十姜氏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極於此自子之行晉無甯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有咎

春秋繁露天道無二是故君子賤二而貴一人孰無善善不一故不足以立身治孰無常常不一故

不足以致功詩云上帝臨汝無二汝心知天道者之言也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驖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韓詩外傳卷三武王曰於戲天下已定矣乃修武勒兵於甯更名邢丘曰懷甯曰修武行克紂於牧之野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皇皇駟驖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漢書王莽傳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禍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亮彼武王公之謂矣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山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孟子梁惠王下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春秋左氏哀二年傳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

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爾雅講武乃立冢土戎醜攸行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

漢書郊祀志莽又言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宗廟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爲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禮記曰唯祭宗廟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遂於官

社後立官稷。后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稷種穀樹。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

孟子盡心下。孟子曰。士憎茲多口。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孟子梁惠王下。文王事昆夷。註。詩云。昆夷兌矣。唯其喙矣。謂文王也。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春秋左氏昭二年傳。季武子賦緜之卒章。註。緜。詩大雅。卒章義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緜緜致興盛。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輔。

尚書大傳。殷傳。文王胥附、奔走、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晏子春秋問下。晏子對曰。夫偪邇于君之側者。距本朝之勢。國之所以治也。左右讒諛。相與塞善。行之所以衰也。士者持祿。游者交養。身之所以危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古者聖王明君之使以善也。故外知事之情。而內得心之誠。是以不迷也。

新書禮。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蹍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蹍大節焉。業大道焉。是以邪放非辟無因入之焉。諺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芃

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曰以善趨也

春秋繁露郊祀爲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爲可今爲天之子而不事天何以異是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爲地行子禮也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道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郊辭也四祭孝子孝婦緣天之時因地之利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春秋繁露四祭其下之辭曰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崇國之民方困於暴亂之君未得被聖人德澤而文王已郊矣安在德澤未洽者不可以郊乎郊祀其下曰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辭者見文王命受則郊郊乃伐崇伐崇之時民何處央乎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荀子富國篇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非特以爲

淫泰夸麗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爲之鐘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爲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溼。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五。夫五色雖明。有時而渝。豐交之木。有時而落。物有盛衰。不得自若。故三王之道。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非務變而已。將以正惡扶微。紲繆淪非。調和陰陽。順萬物之宜也。詩曰。亹亹文王。綱紀四方。

說苑修文。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者。

中論修本。乘扁舟而濟者。其身也安。粹大道而動者。其業者美。故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白虎通三綱六紀。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爲化。若羅網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詩云。亹亹文王。綱紀四方。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國語周語下。單穆公曰。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

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禮記中庸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註。言聖人之德至于天。則鳶飛戾天。至于地。則魚躍于淵。是其著明於天地也。

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春秋左氏成八年傳。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

白虎通三正。又曰。清酒既載。騂牡既備。言文王之牲用騂。周尚赤也。

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春秋左氏僖十二年傳。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禮記表記。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

國語周語中。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

晏子春秋雜上。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者。崔子、子獨不爲夫詩乎。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

淮南子泰族訓。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爲準繩也。

說苑修文。韓子曰。吾不爲人之惡我而改吾志。不爲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泱然行。韓褐子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回。況於人乎。

列女楚平伯嬴傳。伯嬴持刃曰。且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若使君王棄其儀表。則无以臨國。妾有淫端。則无以生世。壹舉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且凡所欲妾者爲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於是吳王慙。遂退舍。君子謂伯嬴勇而精壹。詩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謂也。

後漢書蘇竟傳。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豫焉。如何怪惑。依而恃之。葛藟之詩。求福不回。其若是乎。

大戴禮。徽音則百斯男。

列女周室三母傳。太姒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冉季載。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及其長。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君子謂太姒仁明而有德。又曰。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此之謂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

國語晉語第十。胥臣對曰。及其卽位也。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而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而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甯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孟子梁惠王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春秋左氏傳。僖十九年傳。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

國語晉語第十。胥臣對曰。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虢。而慈惠二蔡。刑于大姒。比于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

荀子大略篇。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

息哉。

後漢書鍾離意傳。入言于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詩云。刑于寡妻。呂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闊略遠縣細微之愆。

漢紀卷五。荀悅曰。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詩稱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易稱正家道。家道正而天下大定矣。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說苑建本。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時。禁於其未發之曰預。因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摩。學不陵節而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治。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昭辟雍。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鏘鏘。而相從執質。有族以文。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

潛夫論班祿。故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以役民。蓋以誅暴除害。利黎元也。是以人謀鬼謀。能者處之。詩云。皇矣上帝。臨下以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惟此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上帝指之。憎其式惡。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蓋此言也。

漢書敘傳。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今民皆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

春秋左氏文四年傳。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淮南子氾論訓。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於周也。

漢書郊祀志。於是衡譚奏議曰。又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吕文王之都爲居也。谷永傳。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迺眷西顧。此惟予宅。

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韓詩外傳卷十。孔子曰。泰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詩曰。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此之謂也。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禮記樂記。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

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絃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

春秋左氏昭二十八年傳。成鱄對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

孟子梁惠王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春秋左氏文二年傳。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春秋繁露楚莊王。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

白虎通禮樂。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

人歌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禮記中庸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墨子天志中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而留已　天志下故子墨子置天志以爲儀法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爲法也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予懷明德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爲法也而順帝之則也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春秋左氏僖九年傳公孫枝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　襄三十一年傳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

荀子修身篇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無爲也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身爲正儀而貴自安者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

淮南子詮言訓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見譽法修自然己無所與慮不勝數行不勝德事不勝

道。爲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

新書君道。又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士民說其德義。則效而象之也。

春秋繁露煖燠孰多。故聖王在上位。天覆地載。風令雨施。雨施者、布德均也。風令者、言令直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弗能知識而效天之所爲云爾。

韓詩外傳卷五。禮者、首天地之體。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者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安知禮之是也。禮然而然。是情安於禮也。師云而云。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也。則是君子之道。言中倫。行中理。天下順矣。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後漢書伏湛傳。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之羣臣。加占蓍龜。吕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吕爾鉤援。與爾臨衝。吕伐崇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吕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

是類是禡。

禮記王制。禡于所征之地。

爾雅祭名。是類是禡。師祭也。

靈臺、民始附也。

孔叢子嘉言。陳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與。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

鹽鐵論未通。牧民之道。除其所疾。適其所安。安而不擾。使而不勞。是以百姓勸業而樂公賦。若此則君無賑於民。民無利於上。上下交讓而頌聲作。故取而民不厭。役而民不苦。靈臺之詩。非或使之。民自爲之。若斯則君何不足之有乎。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對曰。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春秋左氏昭九年傳。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勤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國語楚語上。伍舉對曰。故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口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

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

新書君道。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其勞。從之如集。詩曰。經始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爲臺。今近境之民聞之者。裹糧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故弗趨而疾。弗期而成。命其臺曰靈臺。命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皜皜。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於魚鼈。咸若攸樂。而況士民乎。禮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皜皜。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言德至也。聖主所在。魚鼈禽獸猶得其所。況於人民乎。故仁人行其禮。則天下安而萬理得矣。

白虎通辟雍。天子所以有靈臺者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揆星辰之證。驗爲萬物。獲福無方之元。詩云。經始靈臺。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孟子萬章上。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禮記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愼也。是民之表也。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韓詩外傳卷五。故君子修身及孝。則民不倍矣。敬孝達乎下。則民知慈愛矣。好惡喻乎百姓。則下應

其上如影響矣。是則兼制天下。定海內。臣萬姓之要法也。明王聖主之所不能須臾而舍也。詩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

大戴禮記衞將軍文子。子貢對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淵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詩云。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以申之。

荀子仲尼篇。可貴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而不可使爲姦也。是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也。雖在貧窮徒處之執。亦取象於是矣。夫是之謂吉人。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淮南子繆稱訓。人以其所願於上。以交其下。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誰弗喜。詩云。媚茲一人。應侯愼德。愼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

後漢書張純傳。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修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雨施。黎元安凝。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祜。四方來賀。

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韓詩外傳卷五周公曰吾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日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於是來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詩曰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

春秋繁露楚莊王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護而文王作武四代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己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

白虎通聖人何以言文王武王周公皆聖人詩曰文王受命非聖不能受命

史記齊太公世家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

匪棘其欲遹追來孝

禮記禮器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註革急也猶道也聿述也言文王改作者非必欲急行己之道乃追述先祖之業來居此爲孝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孝經感應章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孟子公孫丑上以德服人者心中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

不服。此之謂也。

禮記祭義。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荀子儒效篇。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讙。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王霸篇。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人矣。賢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是其外矣。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執矣。致忠信。著仁義。足以竭人矣。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者先危。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一人之謂也。議兵篇。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兀。犇命者貢。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鹽鐵論繇役文學曰舜執干戚而有苗服文王底德而懷四夷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韓詩外傳卷四若夫明道而均分之誠愛而時使之卽下之應上如影響矣有不由命然後俟之以刑刑一人而天下服下不非其上知罪在己也是以刑罰競消而威行如流者無他由是道故也詩曰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說苑修文是故聖王修禮文設庠序陳鐘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

禮記坊記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註度謀也鎬京鎬京也言武王卜而謀居此鎬邑龜則出吉兆正之武王築成之此臣歸美於君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禮記表記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

春秋左氏文三年傳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晏子春秋諫下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事利民然後子孫享之詩云武王豈不事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韓詩外傳卷四。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兼制天下。以惠中國。而不可以獨。故舉是人而用之。貴道果立。貴名果白。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二。姬姓獨居五十二。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爲天下顯諸侯。夫是之謂能愛其所愛矣。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列女陳嬰母傳。君子曰。嬰母知天命。又能守先故之業。流祚後世。謀慮深矣。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也。

後漢書班彪傳。昔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大史佚。入則太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卽位。天下曠然太平。是呂春秋愛子教呂義方。不納不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詩云。貽厥孫謀。呂宴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

厥初生民。

史記三代世表補。后稷母爲姜嫄。出見大人蹟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姜嫄以爲無父。賤而棄之道中。羊牛避不踐也。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爲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

履帝武敏歆。

爾雅釋訓。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

即有邰家室。

白虎通京師。周家始封於何。后稷封於邰。公劉去邰之邠。詩云。即有邰家室。

誕降嘉種。

孔叢子執節。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爲之下嘉穀。周以遂興。往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爲。云天雨之。反亡國。何故也。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云。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皆說種之。其義一也。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謂天祥也。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禮記表記。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行葦、周家忠厚。仁及草木。

列女晉弓工妻傳。平公怒。將殺弓人。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葭葦。惻然爲民痛之。恩及草木。豈欲殺不辜者乎。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

潛夫論德化。夫形體骨幹。爲堅彊也。然猶隨政變易。又況乎心氣精微。不可養哉。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泥泥。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愷悌君子。胡不作人。公劉厚德。恩及草木。

羊牛六畜且猶感德消息於心己之所無不以責下我之所有不以譏彼感己之好敬也故接士以禮感己之好愛也故遇人有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善人之憂我也故先勞人惡人之忘我也故常念人

後漢書孝章帝紀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呂引避引避之騑馬可呂輟解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漢書梁懷王揖傳大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菁之言春秋爲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敦弓既堅

列女晉弓工妻傳妻曰今妾之夫治造此弓其爲之亦勞其幹生於太山之阿一日三覩陰三覩陽傅以燕牛之角纏以荆麋之筋糊以阿魚之膠此四者皆天下之妙選也而君不能以穿一札是君之不能射也而反欲殺妾之夫不亦謬乎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也君子謂弓工妻可與處難詩曰敦弓既堅舍矢既鈞言射有法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孟子告子上。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

禮記坊記。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註。言君子饗燕。非專爲酒肴。亦以觀威儀。講德美。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楚薳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註。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太平君子也。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

說苑修文。凡人之有患禍者。生於淫泆暴慢。淫泆暴慢之本。生於飲酒。故古者愼其飲酒之禮。使耳聽雅音。目視正儀。足行正容。心論正道。故終日飲酒而無過失。近者數日。遠者數月。皆人有德焉。以益善。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此之謂也。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禮記緇衣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註。攸。所也。言朋友以禮義相攝正。不以貧富貴賤之利也。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

荀子大略篇。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禮記坊記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焉。詩云。孝子不匱。註。匱。乏也。孝子無乏止之時。

春秋左氏隱元年傳。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成二年傳。賓媚人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

荀子子道篇。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不匱。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八曰。賜欲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允。

國語周語下。叔向告之曰。單若不興。子孫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允。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壺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祚允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謂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德。以佐王室。可謂廣裕人民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厚人民者。必有章譽蕃育之祚。則單子必當之矣。

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列女啟母塗山傳。既生啟。辛壬癸甲。啟呱呱泣。禹去而治水。惟荒度土功。三過其家。不入其門。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及啟長。化其德而從其教。卒致令名。禹爲天子。而啟爲嗣。持禹之功而不殞。君子謂塗山彊於教誨。詩云。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此之謂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禮記中庸。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春秋左氏文三年傳。公賦嘉樂。註。嘉樂。詩大雅。義取其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襄二十六年傳。齊侯、鄭伯、爲衞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註。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漢書刑法志。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書曰。立功立事。可旦永年。言爲政而宜於民者。功成事立。則受天祿而永年命。所謂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也。　董仲舒傳。仲舒對曰。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　王莽傳。於是乃改元定號。海內更始。新室既定。神祇歡喜。申吕福應。吉瑞累仍。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此之謂也。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孟子離婁上。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淮南子詮言訓。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强。老則好利。一身之身。既數變矣。又況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徑衢。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則亂甚於無君之時。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

春秋繁露郊語。問聖人者。問其所爲。而無問其所以爲也。問其所以爲。終弗能見。不如勿問。問爲而爲之。所不爲而勿爲。是與聖人同實也。何過之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率由、各有修從之也。此言先聖人之故文章者。雖不能深見而詳知其則。猶不知其美譽之功矣。

韓詩外傳卷五。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二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卷六。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祖不足道也。而可以聞於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漢書郊祀志杜鄴說商曰詩曰率由舊章舊章先王法度文王曰之交神于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之議復還長安南北郊

後漢書孝章帝紀詔曰朕旦昧身託于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

春秋繁露楚莊王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疎疎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也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此之謂也

說苑修文凡從外入者莫深於聲音變人最極故聖人因而成之以德曰樂樂者德之風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謂禮樂也故君子以禮正外以樂正內內須臾離樂則邪氣生矣外須臾離禮則慢行起矣

列女周宣姜后傳君子謂姜后善於威儀而有德行夫禮、后夫人御於君以燭進至於君所滅燭適房中脫朝服衣褻服然後進御於君鷄鳴樂師擊鼓以告旦后夫人鳴佩而去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

不解于位民之攸壁

春秋左氏成二年傳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愼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壁其是之謂矣　昭二十一年傳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昭子嘆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壁今蔡侯始卽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哀五年傳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壁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

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

孟子梁惠王下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

鹽鐵論和親范朁出於越由余長於胡皆爲伯王賢佐故政有不從之教而世無不可化之民詩云

酌彼行潦挹彼注茲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孝經廣至德章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禮記孔子閒居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乎必達于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于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表記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大戴禮記衞將軍文子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無告是顓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者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也

荀子禮論篇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曰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爲民父母之說焉

呂氏春秋不屈白圭告人曰今惠子之遇我尙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爲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婦乎

新書君道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聖王之德也

韓詩外傳卷六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君子爲民父母何如曰君子者貌恭而行肆身儉而施博故不肖者不能逮也　卷八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惜乎不齊爲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詩曰

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賤其似之矣。　度地圖居以立國。崇恩博利以懷衆。明好惡以正法度。率民力稼。學校庠序以立教。事老養孤以化民。升賢賞功以勸善。懲奸絀失以醜惡。講御習射以防患。禁奸止邪以除害。接賢連友以廣智。宗親族附以益強。詩曰。愷悌君子。說苑政理。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白虎通號。或稱君子何。道德之稱也。君、之爲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故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何以言知其通稱也。以天子至於民。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論語云。君子哉若人。此謂弟子者民也。

史記孝文本紀。乃下詔曰。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馴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無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韓詩外傳卷六。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

則非丘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詩曰。來游來歌。以陳盛德之和而無爲也。

列女趙津女娟傳。爲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查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檄兮造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櫂兮行勿疑。君子曰。女娟通達而有辭。詩云。來游來歌。以矢其音。此之謂也。

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韓詩外傳卷八。可於君不可於父。孝子弗爲也。可於父不可於君。君子亦弗爲也。故君不可奪。親亦不可奪。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爲則。

列女齊義繼母傳。其母對曰。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夫言不約束。已諾不分。何以居於世哉。子雖痛乎。獨謂行何。泣下沾襟。君子謂義母信而好義。絜而有讓。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爲則。此之謂也。

禺禺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荀子正名篇。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窴。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是聖人之辨說也。詩曰。禺禺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此之謂也。

中論修本。故以歲之有凶穰而荒其稼穡者。非良農也。以利之有盈縮而棄其資貨者。非良賈也。以行之有禍福而改其善道者。非良士也。詩云。禺禺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愷悌君子。四方爲綱。舉珪璋以喻其德貴不變也。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韓詩外傳卷八。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冕。致齋於宮。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於東階。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國。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沒身不去。詩曰。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爲嗣。詩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爾雅釋訓。噰噰喈喈。民協服也。

說苑辨物。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齋於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啓首曰。皇天降茲。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囿。食帝竹實。棲帝梧樹。終身不去。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雍雍喈喈。此之謂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春秋左氏傳二十八年傳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昭二十年傳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

荀子致士篇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謂也

淮南子泰族訓聖主在上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甯矣

鹽鐵論論勇文學曰湯得伊尹以區區之亳兼臣海內文王得太公廓酆鄗以爲天下齊桓公得管仲甯戚以伯諸侯秦穆公得百里奚由余西戎八國服聞得賢聖而蠻貊來享未聞劫殺人主以懷遠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非畏其威畏其德也

漢書元帝紀詔曰往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吕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長久之策也

詩不云虐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後漢書班超傳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匄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衰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

後漢書陳忠傳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泄鍼芒是以明者愼微智者識幾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說苑君道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也

新序雜事孔子聞之曰楚莊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敵還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也

無縱詭隨以謹罔極

春秋左氏文十年傳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

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敬愼威儀以近有德

春秋左氏昭二年傳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愼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

禮記緇衣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愼惡以禦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註上帝喻君也板板辟也卒盡也癉病也此君使民惑之詩

韓詩外傳卷五勞心苦思從欲極好靡財傷情毀名損壽悲夫傷哉窮君之反於是道而愁百姓詩曰上帝板板下民瘁癉

後漢書李固傳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眞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

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春秋左氏成八年傳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列女楚江乙母傳母曰昔者周武王有言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上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

甯所謂國无人者非无人也无理人者也王其察之君子謂乙毋善以徵喻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此之謂也

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孟子離婁上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韓詩外傳卷十齊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將以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慚不懌而去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傳曰公子目夷以辭得國今要離以辭得身言不可不文猶若此乎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楚王賢其言辯其詞因留而賜之終身以爲上客故使者必矜文辭喻誠信明氣志解結申屈然後可使也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新序雜事唐且一說定彊秦之筴解魏國之患散齊楚之兵一舉而折衝消難辭之功也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故詩曰辭之集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說苑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

列女齊女徐吾傳君子曰婦人以辭不見棄於鄰則辭安可以已乎哉詩云辭之輯矣民之協矣此之謂也　齊太倉女傳君子謂緹縈一言發聖主之意可謂得事之宜矣詩云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此之謂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囂囂

潛夫論明忠夫神明之術具在君身而忽之故令臣鉗口結舌而不敢言此耳目所以蔽塞聰明所以不得也制下之權日陳君前而君釋之故令羣臣懈弛而背朝此威德所以不照而功名所以不建也詩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敖敖

我言維服

列女衞姑定姜傳定姜曰且公之行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侍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其後賴鰌力獻公復得反國君子謂定姜能以辭教詩云我言維服此之謂也

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禮記坊記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註先民謂上古之君也詢謀也芻蕘下民之事也言古之人君將有政教必謀之於庶民乃施之

春秋左氏文七年傳。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註。板。詩大雅。其三章。義取芻蕘之言。猶不可忽。況同寮乎。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

荀子大略篇。天下國有俊士。世有賢人。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遂。亡人好獨。詩曰。我言維服。勿用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問也。

鹽鐵論刺議丞相史曰。故多見者博。多聞者知。距諫者塞。專己者孤。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衆者無頓功。詩云。詢於芻蕘。故布衣皆得風議。何況公卿之史乎。

韓詩外傳卷三。鄙人曰。夫太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博謀也。　卷五。大舉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小用使在位。則社稷之臣也。雖巖居穴處。而王侯不能與爭名。何也。仁義之化存爾。如使王者聽其言。信其行。則唐、虞之法可得而觀。頌聲可得而聽。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取謀之博也。　故獨視不若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衆聽之聰也。獨慮不若與衆慮之切也。故明王使賢臣輻輳並進。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列女齊管妾婧傳。其妾笑曰。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浩白水。鰷鰷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此甯戚之欲得仕國家也。君子謂妾婧爲可與謀。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

謂也。

潛夫論明闇。是故人君通必兼聽。則聖日廣矣。庸說偏信。則過日甚矣。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

韓詩外傳卷十。楚丘先生曰。惡君謂我老。惡君謂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車赴馬乎。逐麋鹿搏豹虎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定猶豫而決嫌疑乎。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詩曰。老夫灌灌。

列女趙將括母傳。括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母置之。吾計已決矣。括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无隨乎。王曰。不也。括既行。代廉頗三十餘日。趙兵果敗。括死軍覆。王以括母先言。故卒不加誅。君子謂括母爲仁智。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此之謂也。

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韓詩外傳卷三。夫重臣羣下者。人主之心腹支體也。心腹支體無疾。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終亦必亡而已矣。

卷十。扁鵲曰。吾不能起死人。直使夫當生者起。死者猶可藥而況生乎。悲夫。罷君之治。無可藥而息也。詩曰。不可救藥。言必亡而已矣。

列女晉伯宗妻傳。其妻常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愛其上。有愛好人者。必有憎妬人者。夫子好直言。柱

者惡之禍必及身矣君子謂伯宗之妻知天道詩云多將熇熇不可救藥伯宗之謂也

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說苑政理孔子曰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詩不云乎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

牖民孔易

禮記樂記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五故聖王之教其民矣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孔子知道之易行曰詩云誘民孔易非虛辭也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春秋左氏宣九年傳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昭二十八年傳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

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春秋左氏僖五年傳士爲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

何愼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　昭六年傳。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

荀子彊國篇。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

漢書諸侯王表。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衞。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

春秋左氏昭三十二年傳。衞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

後漢書郎顗傳。今陛下多積宮人。呂違天意。故皇允多夭。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　丁鴻傳。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自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　楊秉傳。秉因上疏諫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天不言語。呂災異譴告。是呂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　蔡邕傳。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內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尙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呂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

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